



Read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Short Story

海外华文文学读本

短篇小说卷

吴奕锴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Read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Short Story

海外华文文学读本
短篇小说卷

吴奕锜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吴奕锜选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1135 - 220 - 7

I. 海… II. 吴… III. ①中文—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1598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亚 洲

[菲律宾]

出外人	仞 青 (3)
指路牌的风波	施约翰 (8)
英治吾妻	亚 蓝 (15)
羔羊	林弗沙 (26)
卖身契	紫 茗 (33)
丁香结	施柳莺 (39)
油纸伞	佩 琼 (47)

[马来西亚]

再见在北回归线上	韦 晕 (54)
送上山去	陈政欣 (64)
七色花水	商晚筠 (73)
龙吐珠	梁 放 (79)
行人道上的镜子 (外一篇)	朵 拉 (86)
郑增寿	黄锦树 (92)
天国之门	黎紫书 (100)

[泰国]

许乌仕与他的运输马队	黄重先 (111)
演员 (外一篇)	司马攻 (119)
鲁哈多和他的老牛	黎 毅 (123)



结花串的女孩	年腊梅 (128)
回光返照	刘 白 (135)

[新加坡]

窝浪拉里	姚 紫 (139)
官椅 (外二篇)	黄孟文 (155)
白厝	陈瑞猷 (163)
碧螺十里香	孙爱玲 (169)

[印度尼西亚]

探亲记	阿 五 (179)
结婚季节	林万里 (182)
花梦	袁 霓 (187)

北美洲

[美国]

珊珊，你在哪儿	聂华苓 (195)
情尽	於梨华 (204)
寻	黄运基 (213)
谪仙记	白先勇 (221)
遇到陌生女子的那天上午	陈若曦 (233)
约会	欧阳子 (241)
石雕的故事	严 力 (250)
鱼的快乐	陈 谦 (253)

欧 洲

[荷兰]

慧君与默亚 林 湄 (261)

[法国]

燕子的季节 郑宝娟 (264)

[瑞典]

穿风衣的女人 万 之 (283)

[英国]

飞翔 虹 影 (292)

孤悬的风 友 友 (303)

大洋洲

[澳大利亚]

与袋鼠搏击 沈志敏 (313)

留给悉尼的熊猫公仔 袁 玮 (319)

愤怒的蜥蜴 西 贝 (323)

优美的，活着，死去 王世彦 (327)

沟底的童车 赵 川 (333)

马克的故事 施国英 (339)

肯思花园 苏 玲 (344)

亚



洲



出外人

[菲律宾] 仝 青

仝青（？— ），男，原名林启祥，祖籍福建。菲律宾圣托玛斯大学医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芝加哥大学神经医学系、爱荷华大学神经医学系主任兼教授。业余喜爱文学创作，20世纪50年代期间所写反映海外华人漂泊境况的短篇小说，在菲华文坛颇有影响。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岑参

吃过晚饭，我兴奋地赶到戏院来了。

今天演的是九脚戏^①。这种富有故乡情调的戏剧，对于背井离乡的华侨，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那般可爱。宿务市向来又不易看到九脚戏：这次演出，更是一个难逢的机会。

一阵阵熟悉的锣鼓声，亲切地从戏院门口传来。那边有许多人头在攒动；几乎都是中年以上的中国人。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一颠一摆地，被儿孙们揽来的也不少。大家见了面，总是笑嘻嘻地点着头，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快意。

我买票进入里面，选了位子坐下，等待着戏剧的开始。

观众很多，位子都快要坐满了。他们有的大声攀谈，有的拼命吸着香烟。一股一股袅袅的白烟在空气中浮荡，渐渐混成一层迷茫茫的薄雾，弥漫整个场所。人气渗杂着烟雾，热烘烘的，叫人连呼吸也有点困难。

“啊，你也来呀。”

我掉头一看，原来一个身躯佝偻的老人坐在邻座。他向我点头，迟钝地微笑着。凸出的肩膀高高耸起。

他是谁呢？一张枯焦而粗糙的面孔，像笨拙的雕刻家用斧子砍成的模型，还有一片厚厚的下唇……对了，我突然惊讶地叫出来：

“水牛忠！水牛忠你……”马上又发觉自己的失措，便竭力镇定自己，缓缓地说，“你什么时候从山顶^②来的？怎么不到我的店里去呀？”

“要的，要的，我本也打算要去。”他很粗笨地呼吸着，“我下午特地坐车来。阿至

① 一种用闽南话演唱的民间戏剧。

② 乡下。

留我吃晚饭。我吃饱，就来看九脚戏。……唉，眼睛看见了，就算没有真回唐山，死也甘愿呢。”

“啊，啊……”我支吾着，心里想，水牛忠变得这么快呀！半年前，他还有着水牛般粗壮的体魄，而现在却像一棵被榨干了的甘蔗，憔悴、衰老了。

他和我同年、同乡，少年时又是一道出洋来的。他到过许多地方，做过许多生意，结果都失败了。前年得到朋友的帮助，才在山顶开小店铺度活。

“我病了，”他举起两只颤抖的手指，吃力地说，“足足两个多月。他们说工作过度……我不信；我以前一天只困两三个钟，也不会生病……啊，寒得要命，险些儿死去呀！……哦，又热得，热得心里火烧呢。”

我忽然发现许多眼睛在注视着我，原来自己是站着的，便坐了下去，问：

“请医生吗？”

“嗯……啊，有！有！有请中医。吃五帖药，腹里滚来滚去。……他们去叫西医，我说不要，我说……”他呛咳起来，便用手按住胸膛。“我说死就给他死，叫西医要大开销。……啊，他们叫来了。他们说，吃几粒药丸，打一针就会好……你……你知道吗？十针——不，不是十针，一共有十四针。……四五百元，四五百哩！”

他不断地摇头，面上蒙着一缕凄苦的阴影，就像失掉了什么不可补偿的东西似的。一阵掌声响了起来。

台上钻出一个人来，大声向观众宣布：“请诸位再等五分钟！啊，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你们那里，地方平静吗？”我问水牛忠。

“唉，平静是平静，大家都像哑子吃黄连……上个月，那个调查公价的政府人员……”他吐了一口唾沫，切着牙齿说：

“狗生的，还不是要敲钱！来的时候，叱骂了一阵，说什么村里的华侨都不跟政府合作，都违犯了公价。不塞点钱就要遣配……嗨，说到遣配，大家才乖乖地拿给他。”

“是呀，现在当地的法律，哪一条不是不利华侨的？我们要是统统都遵守了，就等于把店门关起来，等待着饿死；要是有一条不遵守，他就把你定罪，遣配回去。你看那些查账的啦、侦探啦、警察啦……就利用这些机会要华侨的钱。唉，咱们要不是多花钱跟他们敷衍，不知早变成怎样了呢！”

“现在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叫我们从哪里……咳！咳！从哪里拿来许多钱送给他们呀？到将来被剥削得精光的时候，那才……唉！唉！你们——生意还不致蚀本吧？”

“还不是度活度活，吃不肥，饿不死！”我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店里的一些货物。那些东西好几个月头都卖不掉，而价钱又天天下价。

“都一样呀，现今番仔^①无钱水……椰干^②又落价了，是不？”

① 土人。

② 椰干为菲律宾主要产物，其价格之升降，足以影响人民的购买力。

“又落价了；还会落呢。”

“还会落？”

他双眉缩成一团，枯黄的脸上挤出无数条深刻的纹路，仿佛一个问卜的苦命人，预知来日还有更多的不幸似的。真的，现在的椰干——菲律宾人的命脉，华侨的血液，已像水牛忠的生命一样，快要干枯了。

我一时竟哑口无言起来，不能说出半句可以安慰他的话，只觉得他更加苍老了。

“怎么？”他的眼光忽然碰着我的，“你看我怎么？有，有，有老吗？”

“哪有？哪有啊？”我忙乱地把视线避开，呆望着一个卖瓜子的孩子，说：“瘦一点就是了。只欠休养，将来就会健壮起来的。”

“将来？”他苦笑一下，似乎看出我的心虚。“只要还少年，但是……我以前不会想……起我老了，不再会……”

喧闹的锣鼓声又吼了起来。九脚戏开始了。一个披战甲的胡子，由台后挺身而出，和着鼓声，舞起关刀。接着来了一个持枪的人。……两个人打起来了，真险……呀，又站起来……

水牛忠把我的衣角拉了一下：“你左腿上还有一个疤痕吗？”

“什么疤痕？啊，有的，已经模糊了。”

“我那一次不是故意的哪。”

那是一个被树枝刺破的伤痕。

小时候在故乡，每逢赛会节日，总有几棚戏可看。只要听得“咚咚”的锣声，水牛忠就跑来把我拉走了。有一次，为了看九脚戏，我们悄悄爬上树去。一个不小心，我从树上跌下来，流着血。后来那地方就破烂了。

想不到水牛忠又回忆起故乡来了，连芝麻小事竟也记得这么清楚。他为人很好。出洋以来，规规矩矩地，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娶番婆。自己虽然少吃少睡，却都把挣来的一分一文寄给唐山的妻子和母亲。可怜在外漂泊了一辈子，历尽千辛万苦，如今老了，病了，却还是两手空空的，叫他如何度过风烛残年呢？

“噢，艰苦！”我不觉叹了一口气。

“不舒服吗？”水牛忠关心地问。

“噢，嗯——热得很……你看那小丑跳得多高呀。”

“唉，眼睛看见了，死也……”

“滴得滴得滴得锵——”锣鼓声响着。

水牛忠长颈鹿似的拉长脖子。

我却再也无心看下去了。一会儿记起他的过去，一会儿又忧虑他的将来。许多不会想到的事都涌到脑海里，冲激着，翻滚着，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安宁。直到人散场空，地上满是瓜子壳和碎纸，我才又注意到身边的水牛忠。

他还呆呆坐着，似乎在做梦。

“走呀，到我店里睡觉吧。”我催促他。

“哦——我以为真的在唐山呢。”他微笑着，却显不出半点快乐的痕迹。

夜已深了。

我们乘着一辆马车回家。那是一匹老马，大概也倦了，有气无力地拉着，跑得很慢。路上没有行人，没有声响，除了缓慢而单调的蹄音……

清凉的微风迎面吹拂，使我们顿时清醒过来。刚才的锣鼓声，还隐隐约约在耳朵里响着。

“十几年没看九脚戏了吧？”他问。

“什么十几年呀？十九——五十五——三十六年了啊！”这数字连我自己也有点惊愕：想不到一出洋就这么久！

“三十六？……啊，对，对……我们是坐那只那只——十三港船来的。船名叫芝沙连，芝沙连什么呀？……嗯，你还记得灵福伯吗？”他好像在发掘一些埋葬了的往事。

“过世了。在日本人手里死了呢。”

“死了？噢，他老人家倒也活到七八十岁……我们出国时，他还不老哪。”

“那时候，我们名义上是做他的儿子出洋来的。”

“我们当时都还是孩子，都还是……唉——真快呀，一眨眼就过去了……你看。”

他指着一头乱发，在惨淡的车灯下，那里呈现着一片灰色。他咳嗽一声，闭着眼睛，如醉如痴地说下去：

“还是看在亲堂的情面上，他才肯把我们带了出来……唉，大家都是穷人，谁愿意呆在唐山，啃一辈子番薯根呢？谁不喜欢出洋赚几个钱，活得舒服点呀？……但是那时我又是刚娶亲……我一面快乐，一面悲伤……妈说：死孩子，不要贪困，时会到了，三两年就赚钱回来。……嗨，才困过三夜呢……”

我还记得，才吃过他的喜酒，第四天清晨就同他离乡出洋。动身的时候，我到新房里去看他，新娘子蜷缩在床角，依稀看得出她的眼睛哭得都红肿了……

“又不知都变成怎么了呀？”他梦呓似的说，“老母是盲了。妻子……还有蹙儿，他们从后山头来的……啊，我们是过着，是过着生地狱吗？自己的亲人，活着就是死去……活着还不如死去。死去还会化鬼来找你，活着他们……他们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们呀！”

他说得非常激动，有点语无伦次。我又想起他的家来了。那一个穷苦的家，一天接不到外汇，一天就要挨饿。

“唉，时到当，想那些做啥？目前只要当地政府不把你赶走，三顿还度得过去……”我瞒住他，同时也骗骗自己。

“我以前也这么想。我说出外人，只要刻苦一点，三年五年，总可以赚些回去……要是少年，噢，要是少年，还有日子，就买一丘田，死也不出来。唐山虽然艰苦点，却还是自己的地方呀！……但是……咳，你看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呀！人又老了，叫我怎么……咳！”

他吸了一口长气，无力地垂下头来，沉吟着：

“你不会，不会想起？……我病，天天都在想——要是死去……死去——”

马车转入一条幽暗偏僻的街道。路旁的东西阴阴森森的，如在浓墨里浸过一般。低矮而破损的房屋像无数座荒芜冰冷的坟墓，密密地排列着。几株枯树像孤苦无依的老人似的弯曲着身子，把枝丫伸张到脏沟里；那里发出一股忧郁的、霉湿的气味。

远处隐约飘来凄恻的箫声，一阵阵的，颤抖而尖锐。多寂寞的声音呀，如怨女的哀泣、悲愤。接着一个男声和唱起来。

“远望——乡——里。”啊，哪儿来的亲切的乡音，流浪人绝望的歌声！那里面蕴藏着寄于家乡的怀念，蕴藏着异邦漂泊、被人欺凌而无处申诉的悲怆。它打动了我的心弦，勾起了我满腔的乡愁。

我此刻只想痛哭。能哭得出来多好啊！

“噢，”水牛忠像从梦中醒转来，慢慢地抬起头来，“我们是老朋友，我问你……问你……一句话好吗？”他说得有点抖动，好像心里千头万绪，正有着无限的隐衷。

我屏息着静待他的问话，如同等待一座火山的爆发。

“我们……你知道……我们……哦，不，没什么……”水牛忠啜嚅着，终又缩了回去。他摸出手帕，背着我。我发现他在呜咽，同时在用力挣扎。

远处的箫声若断若续，渐渐低沉下去，嘶哑了。他突转过身来，满面泪痕，扑倒在我的身上：

“我们为什么要出外？”

啊，出外！我们的祖先出外过；我们也出外了；而以后我们的子孙，又将步着我们的足迹而来！难道除了如此，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可怜的沦落人！我不能回答他。我心的深处，也同样地被这一个问题，永远像铅块似的沉重地压着、压着。

夜更深了。万物都好像死了，静止了。只有那辛劳无力的老马，还拖着一身重载，望着永远走不完的灰色的路途奔跑……

（选自施颖洲主编：《菲华短篇小说选》，台湾中华文艺月刊社1977年版）

指路牌的风波

[菲律宾] 施约翰

施约翰（1939— ），男，笔名公诸世，原籍福建晋江。1939年10月出生在马尼拉。菲律宾远东大学医学化验系毕业后，1964年移民美国，后又转赴加拿大，1987年返回菲律宾。50年代中期即开始小说创作，兼及翻译。主要小说作品有《高山行》、《指路牌的风波》、《异乡》、《天涯》、《史密斯威廉斯》、《沙皮狗》，结集出版有《施约翰文集》等。

慈善宗修女玛丽·克里丝蒂一早起床，匆匆地做过早课祈祷之后，便走到临街的大玻璃窗前，神往地把眼光投向窗外去。

日色明朗。一阵皑白的雪花，若无其事般悠闲地自空际轻飘飘地撒落。

引起玛丽·克里丝蒂注目的并不是日色和雪景，而是对面街上加油站高高架起的那面霓虹灯广告牌。

从她伫立的位置放眼平视，是看不到广告牌的。那面广告牌虽然架得高，毕竟比不上圣保罗医院最高的一层——第12层楼的修女宿舍。

修女只好踮起脚尖，把双手撑在窗沿上，将上身尽量往前探，又伸长脖子，直到前额抵住玻璃窗，然后低头俯视，才可以勉强看到下面那块广告牌的顶端。这当然不是一种很舒服的姿势。可是，五年来她已经跟这广告牌结了不了缘。五年如一日，每天早晨她总要风雨无阻地去看它一下，从未遗漏过一次，就像她也从未遗漏每天的早课一样。而她注视广告牌的虔诚神色，也绝对不比面对圣母玛丽亚神像的时候差。

这面广告牌，对于加油站是招徕顾客的必需品，对于开车过往的路人是方便的标志。对于玛丽·克里丝蒂修女，它却有一种别人所体会不出的重大意义。只有修女自己才知道，这面广告牌上，仿佛刻着她的成功史。

五年前，玛丽·克里丝蒂修女刚刚踏出修道院，就到这中部大城接任圣保罗医院院长的职位，由一个初出茅庐的修女来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在她们教会是史无前例的。自然，这可能是因为她完成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时的卓越成绩，加上她赢取教会信任的本事。想起这件得意事，玛丽·克里丝蒂修女的肤体内，就会起了一阵自满的暖流，透达全身。

当然，这一切的成就，应该感谢那该死的安东尼给她的刺激。他使她（那时候不叫做玛丽·克里丝蒂）原该是最温馨的一个日子，变成一场噩梦。

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她用无比轻松喜悦的步伐走进教堂，白纱礼服是她亲自挑选订制的，隆重的仪式也由她精心安排。在走廊的尽头，原该是安东尼和一只戒指，一

个誓言。

结果，安东尼没有出现，没有带着戒指来实践誓言。他却派人送来一张短柬，说了一些什么“你太能干了……高攀不起……”的混账话，甚至没有道歉。

道歉的却是她。她没有晕倒，也没有啼哭嘶号，只是强自压制着满腔的愤怒与尴尬，甚至迫出一副优雅的笑容，向数十位瞠目张口的观礼者解释说，这是一场错误，然后向大家道歉。

几十对同情的眼光并没有击倒她。她婉谢自愿送她回家的好心人，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又跟神父握手、道谢之后，她回到家里，关起门来，把白纱礼服撕成碎片，然后就是几年修道院和大学研究院的岁月。

她的能干吓跑了安东尼那蠢牛，却没有吓退仁慈的教会。她非常感激她的教会鼓励修士们上进的政策，让她有机会在一家附属于教会的大学修完硕士学位，然后一步步走上成功的道路。在内心深处，她更加感激安东尼。要是安东尼如期出现，她可能没有现在这一切的荣耀，而是面对着一大堆脏尿布在伤透脑筋了。可是，为什么在最踌躇满志的时刻，她还会想起那天遣的安东尼呢？（安东尼，你有没有找到另一个高攀得上的不能干的女白痴，跟你一起进教堂去？）

假如有一个日子比披上婚纱进教堂的那天更令她兴奋，应该是接任圣保罗医院院长职位的那一天了。

那时候的圣保罗只是一家3层楼的小医院。第一层是问讯台、办公室、会计处、病人注册处、化验所、X光室、配药室、手术室、急诊室。地下层是厨房、餐厅、机器房、电话接线房、洗衣房、救护车进口停车处。第二层楼前面临街的那一面是修女宿舍，中间是诊断记录贮藏室和一个小小的医务人员图书馆，后面是高级病房。第三层就全是普通病房了。全医院的最高收容量是80多个床位。

除了3层楼的主要建筑物之外，教会还拥有圣保罗旁边一大片铺水泥的空地，当停车场之用。医院另一边那两小栋附属楼房——一座护士宿舍和一座其他医务人员宿舍，也是教会的产业。

这不大不小的机构，本来由3个修女分掌各部门。当玛丽·克里丝蒂修女带着革新扩充的使命来接任院长之后，原任院长的老修女玛丽·提利沙留院服务，并升任医院的宗教首长。

“宗教首长！”玛丽·克里丝蒂修女心里暗自好笑。她明白这是明升暗降。宗教首长，手下只管3个修女，而且只限于宗教庆典仪式的事宜，而对这新任院长，还要客客气气的。宗教首长！这倒蛮适合玛丽·提利沙这老好人一味仁慈的性格！反观她自己，实权管辖之下，有驻院医生8位，实习医生6位，日午夜班员工二百多人，城中跟医院有关系的医生还有几十位。我，院长，有这么多人来为我卖命！（安东尼，你是否还呆在那小镇当你的小职员，为了升职加薪的烦恼，整夜躺在床上看天花板？）

这么一家医院，单说办理移交手续就够玛丽·克里丝蒂修女忙一整天了。晚上，她拖着无比疲惫的步伐，走进2楼的宿舍。松了一口气，她踱步到窗前，想看看这陌生的

城市。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对面加油站那面广告牌——五色缤纷的霓虹灯，高高在上地朝着她眨眼。

她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懊恼。她自己都分不清楚是因为她不能忍受比她高的任何事或物，或是因为那灯光诡异的闪烁，竟似充满了嘲弄的意味？总之，她的懊恼瞬息间提升到顶点。（安东尼，你嘲弄的眼光是否同样的可恶？）

“别神气。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比你高！”她向广告牌许了诺，然后气呼呼地拉下窗帘。

第二天一起床，祈祷以后，她不禁打开窗帘，朝着广告牌冷笑一声，然后从容地整装上办公室。当天，玛丽·克里丝蒂修女宣布了她院长任上的第一个计划：把修女宿舍从2楼搬上3楼去。

这件事，在行政上她是可以全权做主的。可是，在礼貌上她还是在宣布这项决定之前，先跟另外3个修女打了招呼。毕竟，迁移的是大家的住所，大伙儿讨论一下总是好的。她深深地明了，要赢取大众的服从，是非用一点手段不可的。

老修女玛丽·提利沙不赞成：“住得好好的，何必花一大笔装修费？”

玛丽·克里丝蒂修女无与伦比的辩才充分地发挥。她以修女宿舍内那小小的神坛为题目，侃侃而谈，指出无论是对天主或是对宗教首长的尊重，都应该把神坛放在最高的地点。一顶大帽子套下来，谁敢不尊重天主？谁敢不尊重老修女？老修女哑口无言。她很快地就说服了几个修女，甚至根本不必提起行政权力这令人口服心不服的玩意儿。当然，她更不会提起自己内心跟广告牌的秘密斗争。她和老修女没有斗争。在她的心目中，当她接任院长职位的那一刻，她和老修女之间的高下已分，胜负已决！（可是，安东尼呀，你我之间有没有斗争？若是有的话，到底是谁胜谁负？唉，这糊涂账！）

院长的组织能力又紧跟着得以充分发挥。把修女宿舍向上搬的同时，她把产科病房调到宿舍原来的地方。这项安排引起其他3个修女一致喝彩。因为2楼高级病房的病人是医院的恩客，这些人既然已是奄奄一息了，也不喜欢跟别的病重病危的病人混杂在一起。而产科是死亡率最低，而且是最喜气洋洋的一群人，搬下来最妥当不过。

借着产科搬家之便，玛丽·克里丝蒂又修改了这部门申请部分和全部免费的规矩，把原来宽松的条件弥补了，加严了。因为各部门申请免费的比例，以产科为最高。假如按照玛丽·提利沙这老好人那一套，教会难道吃西北风？！

在玛丽·克里丝蒂修女精心策划之下，改装的工程很快地完成了。搬上3楼的第一天，她又去看对面那广告牌。她发觉广告牌依然高出了两三公尺。她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一块广告牌竟会架得那么高。但是她并不焦急。她知道来日方长，她有的是时间和一切有利的条件。

“哼，大家走着瞧吧！”

玛丽·克里丝蒂修女上任一周年的纪念日，圣保罗医院全体员工为他们的院长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大会的发起人兼筹划者是半年前新从修道院调到圣保罗来担任人事部主任的玛丽·罗莎琳修女。



一年来，圣保罗的业务蒸蒸日上，已从 80 多个床位增进到 110 多个。最妙的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多开出 30 个床位来，却根本没有动过扩大建筑物外围的大工程。

玛丽·克里丝蒂院长做了一个实验性质的尝试。她先空出 2 楼最靠左翼的 4 个病房来装修，把 4 个房重新间隔成为 5 个，并且在新病房内装置最现代化的设备。她甚至请了全市最大的室内装饰公司来担任设计工作。

第一批新病房开放的时候，玛丽·克里丝蒂修女把房租提高了二成。

增加收费的事，曾引起了玛丽·提利沙老修女的反对。老修女一向主张以最低的收费来为病户们提供最高的服务。

玛丽·克里丝蒂修女成功地运用老修女自己的主张来击败老修女。她说，对病户们最高的服务，当然包括提供最现代化而且舒服的病房，现在新装修的这 5 间，面积虽然比以前小一点，却比以前更符合舒服和现代化的标准。至于最低的收费，更不具绝对性。只要病人认为值得付这个价钱，就算是最低收费了。总不能要教会去赔老本吧！

结果，事实证明玛丽·克里丝蒂是对的——那 5 间新病房虽然提高了收费，却反而变成大家争着要的抢手货。于是，右翼 4 间病房又开始类似的装修工程了。就这样一批一批地把每 4 间病房改成 5 间，直到全医院的床位增加了二成半为止。

由于医院提高二成收费，装修费在短短几个月间就收回来了。医院的容量增加了二成半，玛丽·克里丝蒂说动了本地天主教老年人联谊会的一批长者，组织起一个义务服务团，来参加医院的工作。于是，问讯台全部由服务团接管，原来的职员调到别的部门去。病人注册处、厨房、餐厅、洗衣房和电话接线房也都有这批生力军加入。

这是一项绝顶聪明而又两全其美的安排：一方面，这些退休的老人，每个人每周或一两天或三四天免费奉献他们的时间，做他们认为是有意义的工作，生活充实了，大家都干得兴高采烈；另一方面，医院除了替服务团的人添制粉红色的制服和花费一点时间来训练他们之外，对他们没有别的开支，就解决了医院增加二成半工作量的问题。

玛丽·克里丝蒂觉得医院的扩大和增产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任何优秀的经理人才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组织老人服务团更是小事一件，任何宗教工作者或是社会工作者也可胜任有余。私地里，她认为一年来自己下得最精彩最高明的一步棋，是收进玛丽·罗莎琳。

接任院长之后，她虽然安排了不定期分批跟工作人员作精神谈话的节目（谈的无非是大家的前途如何无可限量等等鼓励的话。其实，她心里暗地估计，最终前途无可限量的受惠者必定是医院和教会！）可是，由于职位上的差别悬殊，为了保持高高在上的形象，她毕竟是需要和员工们保持一个距离的。所以，她觉得目前最急需的，就是安插一个心腹在这些人之间，把这段距离的缺憾弥补起来。于是她适时推荐玛丽·罗莎琳修女担任人事部主任。

玛丽·罗莎琳修女跟玛丽·克里丝蒂修女在修道院是同房，两个人私交最好。接任圣保罗医院人事部主任之后，由于职务上的方便，时时走动于各部门之间，跟各部门的人天南地北地聊聊天，打打交道，是她分内之事。于是，这人事部主任便顺理成章地成